沙巴客家人語言使用調查

Language Use By Hakka in Sabah

研究背景

馬來西亞是一多元多語的國家，根據官方統計資料：2016 年馬來西亞共有三千一百七十萬人口，其中華人佔約百分之二十三(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6)。Lee and Tan (2010) 將馬來西亞華人定義為其祖先於十九世紀初來自中國各省並定居於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西亞與馬來人和其他族群同經歷了英國殖民時期與獨立建國，今日華人已在馬來西亞落地深根繁衍後代，馬來西亞的華人不僅保留中華文化且添加融合了當地風俗，形成和有別海外華人的馬華特色。

沙巴是馬來西亞十三州之一位於北婆羅洲，南與砂勞越接壤，東為印尼加里曼丹省，所在位置相對於馬來半島被稱做東馬(請見圖一)，2015 年人口統計人口約三百五十四萬,其中華人佔有百分之八點七 (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2015)。沙巴的華人來自中國東南沿海，有客家人、廣東(廣府)人、福建人、潮州和海南等族群，其中客家人佔多數(Han, 1971; Lee, 1965; Wong, 2005)。

圖一：馬來西亞地圖

1921 至 1951 年間，客家人口數在沙巴由 18,153 人成長到 44,505 人，佔沙巴華人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和沙巴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Zhang , 2002)。Lee(1965)描述當時沙巴中國移民的語言使用和族群互動：客家人在 1951 至 1960 年間佔華人的百分之五十(見表一)，客語是當時華人的通用語；移民至沙巴的沙巴客家人多數視沙巴為第二故鄉，其從事農耕、善待土地，在此定居。

	1951 使用人數	佔所有方言之百分比	1961 使用人數	佔所有方言之百分比
客家話	44,505	59.9	57,338	54.8
廣府話	11,833	16.0	15.251	14.6
福建話	7,336	9.8	11,924	11.4
潮州話	3,948	5.3	5,991	5.7
海南話	3,571	4.8	5,270	5.0
其他	3,181	4.2	8,768	8.5
總計	74,373	100.0	104,542	100.0

表一：中國方言使用比例 (Lee,1965)

研究問題

沙巴客家人自 1921 年起就是沙巴華人的主要族群,華人中每兩人就有一人是客家人(Zhang,2002)，客家話便是華人間的通用語。然而華語的崛起模糊了馬來西亞華人方言群的界線，說華語變成一種新的華人標籤，廣東話、客家話、福建話和其他方言的使用在馬來西亞各地區日漸減少 (Wang,2010, Wang & Chong, 2011)。然而在客家話佔有絕對優勢的沙巴，客家話雖通行市井巷弄，客家人卻也面臨語言傳承的猶疑階段。

社會語言學中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指的是一個群體使用的語言因為各種因素的影響造成使用者減少使用該語言而偏向另一種，反之，雖有外部和內部干擾卻未變化的語言使用行為稱為語言維持(Language Maintenance)。Fishman(1991)所提出語言轉移的檢測方法是語言世代傳承，若一語言未能成功傳承給下一代則被定義為語言轉移。在語言轉移和維持的研究中，家庭場域是重要指標，本研究第五章呈現訪談人家庭成員中語言的使用，「家庭語言政策」指的是在家庭場域或是在家庭成員中使用經過慎選的語言(Curdt-Christiansen, 2009; Spolsky 2012)。

民族語言學研究語言和族群與文化之間的關係，馬來西亞華人以各方言群自居，沙巴華人的語言研究和族群認同緊密不可分。影響沙巴客家人的語言使用的因素應考慮各族群間的關係和不同世代族群認同的變化。

馬來西亞多元多語的社會提供社會語言學豐富的語料，沙巴客家人移民歷史和背景亦是東南亞客家研究中重要的主題，社會語言學在沙巴卻鮮有著墨，因此本研究以社會語言學和民族語言學作為主要框架理論，以歷史、社會文化、家庭教育做背景探索沙巴客家人語言使用情形。

研究問題：

- 沙巴客家人是否使用客語？影響客語使用的因素?
- 老、中、青三代客家人偏愛的語言是什麼？
- 沙巴客家家庭的語言政策
- 沙巴客家人語言態度
- 客語和族群認同的關係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訪談方式進行個案研究，採集語料以解釋現象學分析法分析呈現語言使用現況。

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主要是探討社會個體行為的發生，以及個體當時所處的情境展開全面性的了解。質性研究將符合以人、空間結合的田野調查再以科學方法呈現結果。本研究以沙巴州山打根省為田野調查地點，進行為期四個月的社區直接觀察、問卷訪談以及田野日記，以此分析語言選擇、語言態度，以及語言在不同世代中使用情況。

個案研究

由於調查對象已設定為特定族群：山打根客家人(1) 50 歲以上，(2) 30-50 歲，(3) 30 歲以下。個案研究即一獨特的個人、家庭、團體為研究對象，深入個案中，廣泛收集資料，徹底了解個案使用的語言和感受(Yin, 2009)。本研究將採用半結構式問卷調查，受訪者接受錄音且由研究者陪同一起填寫問卷，視受訪者答案增減問題。半結構問卷中的開放式題目能拉近受訪人和研究者的距離，藉此引導更有效且真實的答案。

問卷設計

本問卷分為四部分，第一為受訪者背景：出生地、居住和受教育的地區，宗教和職業。第二部分是語言能力，及對語言能力的自我評估。語言能力是根據 Gal 1979 年在奧地 Oberwart 所進行的語言轉移研究所設計的語言能力自我評估問卷，語言能力被分為五級：最低是 1(weak)最高是 5(Excellent, or like a native

speaker)。第三部分語言選擇：比如在各場所使用的語言、對各種對象使用的語言和各種行動(如宗教活動、社交、家庭聚會…)中使用的語言。問卷的最後一個階段是開放性問題，問題包括各語言使用態度、族群認同感、家庭教育和其他相關經驗等。

田野調查

本研究以沙巴第二大城山打根為田野調查地點，山打根位於沙巴的東北角(見圖一)，在二次大戰前曾是北婆羅洲首府，因地理位置優越，進出口貿易興隆，有「小香港」之稱，許多中國東南沿海華人居住於此。山打根是一座歷史城市，其組成人口亦能提供豐富的語料。此外，有別於旅遊產業發達的沙巴首府哥打基納巴魯(亞庇)，山打根受到華語和英語的干擾少，客家社區和客家公會相較保守傳統，在語言維持和轉移的研究中凸顯正反態度和世代轉變的過程。

研究結果分析

解釋現象學分析法(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認為人是一個認知、語言、情感與生理存在的個體，人們所說的話與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複雜的關係。解釋現象學分析法強調研究者的同理心，研究者必須在研究中扮演角色，對於研究個案主觀知覺的描述(Smith, Jarman, & Osborn, 1999)。我身為台灣客家人，自小在客家家庭長大，客語是我的家庭語言，自我客語能力檢測為 5 級(最高級，即母語使用者)；我亦生活在海外，了解多元族群中身為客家人的驕傲和難處。在本研究中，我擔任”局內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深深體會受訪人所面臨的局面。舉例受訪人常常強調的關鍵字：「傳統」。「傳統」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字面上來說就是長久以來一直遵從的習慣，漸漸的成為該族群的特色和風俗。受訪人認為說客語是一種「傳統」，不能失了傳統。而在本研究中，唯有套用解釋現象學分析法以研究者、客家人和留學生的角色進入田野調查，才能更深刻描繪「傳統」在客家文化裡的重要性，並解釋其對客語保存的影響力。

討論

根據調查山打根客家人主要使用的語言有：客語、廣東話、華語、馬來語、英語和其他漢語方言。受訪人根據使用的對象和使用場所給予語言標籤，普遍認為華語代表的是斯文、教育，客語代表的是粗鄙、親切；甚至評論華語是屬於女性使用的語言，而說客語符合男性氣質。廣東話被推崇為社交語言，是僅次於華語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裡的高尚語言。

五十歲以上的受訪人偏愛客語，尤其七十歲以上的客家人認為客語就是生活，

客語以外的語言能力低。三十歲以下的受訪者偏愛華語，華語和英語不論是口說和閱讀能力較其他受訪者高。三十歲以下的受訪者可再細分為就業人士和學生，在山打根，華人企業大多使用廣東話為商業和社交語言。三十至四十歲左右的客家中年人大多和香港影視娛樂產業一同成長，香港在 1990 年代在海外華人社區代表著前衛、時尚和新穎，受到媒體影響廣東話在客家社區有著極高的社會地位，沙巴客家人在工作場合大多使用廣東話。相反的，本研究發現最年輕一代客家人廣東話能力大幅下降，尤其學生對廣東話表現興致缺缺，不僅學校家庭用不上，娛樂社交生活也都被華語取代，即使家人朋友間偶有廣東對話，也選擇用華語回答。三十至五十歲的客家中年人有著最豐富的語言能力，除了客語是母語外，華校教授的華語也使他們具備華語聽說讀寫的高能力，該族群也有較高的馬來語能力，原因是與華人以外的族群溝通時，馬來語是最有效率的語言。客家中年人的廣東、華語能力高，有些受訪人日常中使用廣東話比其他語言多，本研究採訪了一使用廣東話的客語家庭(見論文章節 4.3)，廣東話在沙巴客家社區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中年客家人在本研究中扮演著語言轉變的主要角色，中年客家人連接著父母(老年客家族群)和孩子(青年客家族群)：處於客語單語環境的老年客家人傳承客語給下一代，中年客家人承接著客家文化語言保存的義務成為多語且客家認同感強的族群，這種多語能力和支持文化保存的力量卻沒有顯現在年輕一代，因此中年客家人對於客語的態度是語言轉變的關鍵。

家庭語言政策在山打根客家家庭分為兩派(見論文章節 5.2)，有一部分客家家庭堅持客語，另外一部分則堅持華語。家庭語言政策仰賴於家長對於「客家」的認同和對孩子的期望。客家家庭的家長認為客語是傳統，傳統不可失一如人之根本。選擇華語做為家庭語言的家長相信華語代表的知識、國際視野能為孩子的將來打下基礎。意見分歧的沙巴客家家長表現了沙巴中年客家人對客語傳承已不如他們父母那般堅持，即使他們大多在客語家庭成長，成為父母後卻不是都願意採取相同的家庭語言政策。

客家意識和客語維持的關係在本論文第六章有完整的討論。本研究指出客家認同感高的客家人並不一定有相對應的行為，訪談中有少數客家家長身為客家公會會員立志發揚客家文化卻不願意對自己孩子說客語，另有一部分中年客家人認為即使不和孩子說客語，客語也不會消失。

影響客語使用的外部原因是華語的崛起使得海外華人紛紛以華語作為國際語言，華語亦模糊了馬來西亞華人各方言群間的區隔，使得新一代客家人改變了族群認同，以「馬來西亞華人」取代了父輩、祖輩珍惜的「客家人」身分。其次是媒體生態的改變，由香港輸出的廣東話轉變為中國、台灣的華語市場，影視和

社群媒體的渲染下動搖了客語在客家社區裡的地位。內部原因是族群認同感的改變，「馬來西亞華人」是一種分享式的認同感，包含馬來西亞所有方言群，在馬來西亞華人社區，說華語便是華人，不分族群。本研究發現沙巴青年客家人已不再熱衷客家文化的保存，客語所代表的親切感無法帶來經濟效應，沙巴青年客家人希望藉由流利標準的華語進入較為富裕的西馬華人市場，乃至海外「大中華」世界，客家認同感的低落造成客語使用意願低。

結語

本研究以沙巴州山打根省客家社區為個案，調查沙巴客家人使用客家話的現況。研究結果顯示客家青年偏愛使用華語，並傾向「馬來西亞華人」身分而非「客家人」。雖然仍有部分訪談人堅持傳統，認為客家話在沙巴保存良好。語言維持的定義是語言世代間的傳承(Fishman, 1991, Winford, 2008)，語言轉移指的是使用中的語言被放棄而被另一種語言取代(Winford, 2008; Potowski ,2013)。即使客家話在沙巴地區仍然被廣泛的使用，但使用人數隨著年齡漸低而大幅減少，；以家庭語言政策來看，調查結果顯示客家話不能被多數客家家庭選擇為家庭語言，因此本研究認為沙巴客家話正在流失，亦符合社會語言學中語言轉移的過程。

本研究藉海外客家人在多語社會中語言使用現況描繪一個語言轉移的過程，以三代客家人語言選擇和家庭語言政策為研究方法，以解釋現象學分析法描述事實，本研究期望能為台灣客家研究帶來嶄新的方向。